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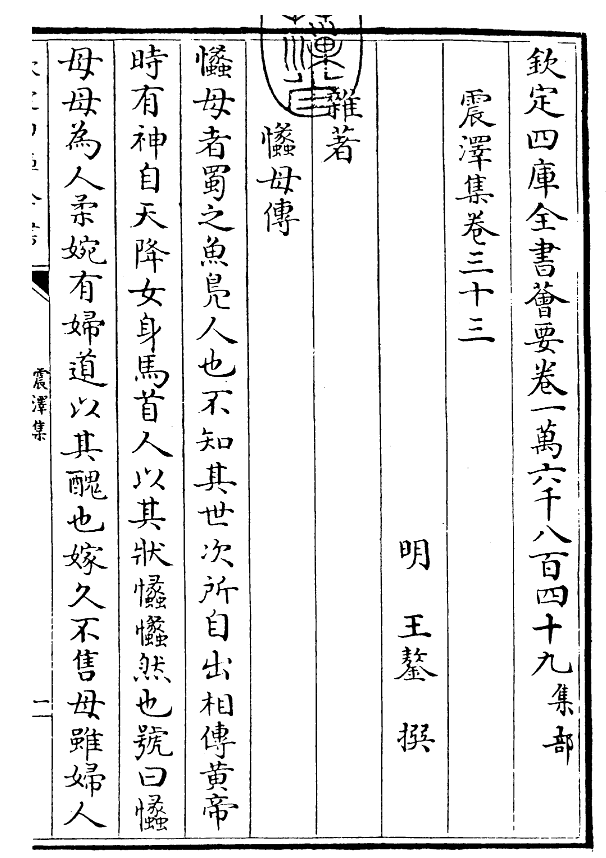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澤集卷三十三

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九集部

震澤集卷三十三

明　王鏊　撰

雜著

𧓍母傳

𧓍母者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黃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𧓍𧓍然也號曰𧓍母母為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婦人

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大庇天下寒士俱懽顔也自比莞葛時人莫之許會黄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毋以布衣進於帝曰妾願以其不才之身充下陳執筐筥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箒顧願捐吾軀刳吾腸以報方今黑帝起北方為嚴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而退三年之後變隆冬為陽和如妾之愚且欲為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米以黼黻皇猷使天下覩

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蹇蹇非躬之故者也母有巧思而拙於自防后寵日甚而後宮皆妬之曰是所謂蛾眉不肯讓人者耶母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憫其勞也封為長桑君母嘗請於后曰妾侍巾櫛食恩多矣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己出親為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宮世婦之吉者飼之蠶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縞然后竦然改視為副褘禮之既而有譖之者曰母

小人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琢物多矣后怒請帝加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毋怡然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刳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甘如飴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頒賜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毋無嗣乃留其子子遂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禮之以為天下

先及尹鐸為晉陽欲遵以為治簡子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卒滅六國

太史公曰自古人臣立功者多矣未有婦人立功作為文章制度以衣被天下如母者也可謂偉矣然母始以功見寵後卒蒙戮古稱多才為累功高不賞諒哉

短解

有國於海之西者曰龍伯東曰竫人二國相去蓋日所出沒也竫人者間𥩟海而西數月倏然遇龍伯焉足如

植木體如峙山企足望之不見其巔攘臂仍之不及其脛於是龍伯睅然顧曰汝何為者竫人進曰我東海之大人也龍伯曰吾首抵乎不周足跨乎西海摩子放踵曾不滿搤措之眉睫不為有無吞之胸臆曾不蔕芥而何以為大竫人輾然笑曰請與子度長絜大可乎龍伯曰吾指揮則千里辟易叱咤則四海震盪立乎廟廊國威為强跫乎邊陲敵膽為驚竫人曰爾大止是乎汝獸未睹於大乎今夫天仰而望之穹穹窿窿不知其終旁

而視之泯泯汶汶不見其盡盡天之覆不知凡幾海以有此海盡海之大不知凡幾國以有爾國盡爾國之衆不知凡幾人以有爾身較爾身之處乎兩間譬如蠛蠓翔於四野夸我以長幾其餘者今夫大化鴻濛旁流幬載沕穆而凝蜿蟺而代倏然而生孰歉孰泰泰山毫芒九州一芥鯤運於海蟻休於垤龍徂乎方蝸潛於㲉各適其適孰餘不足且吾不得已而寓於形形不得已而寓於世假耳以聞假目以視假足以行假心以思盈尺

而足何羨于餘且汝未覩大之害也半畝之廬吾居而餘而子無以容其軀一尺之練吾衣而羨而子無以蓋其骭升斗之粟吾飽而食而子無以滿其腹且若以爾形足以鎮國而威敵乎聚一丘之土樹數丈之木被之以文繡繪之以眉目趨走其旁且震以肅而誰歟身横九畝戮於會稽腰大十圍昆陽死綏眉見於軾叔孫是獲且爾未知也若有長吾亦有長龍伯曰汝猷何長哉曰吾之長異於子吾之長攝之毫釐不見其圭放之宇

宙不見其大可進可退可弛可張以理天文星宿為光以平地理海波不揚為齊相國為韓司徒為晉主簿為魏中書且爾未知也君處西海吾處東海各形其形各美其美使若而入我國乎必驚以為魑魅魍魎羣吠不祥而子以自張無長惡短無短惡長子居子國孰知其長我處我國孰知其短自我視子則子為長自長視子則子為短自子視我則我為短自我視我則我為長兩全其天孰知其然吾明告子人之寓於形猶水之寓於

冰倏融而解何有於冰形之寓於世猶月之寓於水欻隳而晦何有於水是故壽如眀彭聖如羲黄雄如秦項智如陳張同歸乎黄壤是時也子試較之孰促孰延孰媸孰妍至人乎乘天地之輿駕陰陽之馬息無何之鄉遊無極之野僊僊乎超無有而上征吾竊慕之方將駕鴻濛超六合後天不老視世之萬有如蝰蟻蚊蚋瞥然過目而子乃以夸我乎於是龍伯窅然若遺其身沮然若忘其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且北面而師子

雞鳴夜解

王子夜讀有雞正鳴於庭家人犇告曰必殺之是不祥王子曰雞其無知乎彼鳴自鳴吾何為驚彼止自止吾何為喜雞其有知乎彼以告我是為忠告不以告我是為容默又可殺乎且彼為不祥者誰乎雞乎抑别有物乎雞也彼區區者是何能為别有物乎則雞可殺而彼物者可得殺乎夫鳴雞職也特非其時耳非其時而鳴不免於死非其時而言得免於罪乎雖然寧鳴而死不

默而生爾當與靈烏而竝名

人心道心論

或曰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之心果有二乎曰心者神明之舍湛然虛而已矣瑩然明而已矣虛明之外無物也安得有二哉然則舜之言云何說者謂原於性命之正為道心生於形氣之私為人心二者襍於方寸之間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則心果有二矣曰非也心者主于一而應于萬者也譬之懸鏡於此惟物所

照照之以姸則姸應以媸則媸應謂鏡有二可乎心本虛也本明也而為形氣所蔽感之以欲則危而易縱感之以理則微而易泯心一也而有危微之異則所感者異也夫豈有二乎哉曷不反觀之吾心嗔時則無喜喜時則無嗔將謂嗔喜為二可乎哀時則無樂樂時則無哀又謂哀樂為四可乎然則所謂惟精惟一者何也曰此隨其心之發而言耳隨其心之所發而審之理耶則存之人耶則去之是所謂精也存之之久守而勿失是

所謂一也是所謂中也是堯舜相傳之本旨也

相論

近世有為宋人之言者曰南人不可為相有諸曰有之然竊以為過矣昔者舜生於東夷禹生於西羌如以其羌且夷也將舜禹亦不可為相耶湯之立賢曰無方周官之命三公曰唯其人三孤曰唯其人不聞曰唯其地也春秋時楚與吳粤未能通於上國然是時楚之相有若令尹子文孫叔敖皆能以其國霸其餘若子胥往吳

蠡種往越而仕晉者尤多故曰唯楚有材晉實用之於時吳亦有若季札公孫聖粤有若計然亦能以其君顯彼數君者豈嘗借才於上國耶自漢以來其名相有若蕭何曹參沛人唐有若張九齡曲江人陸贄嘉興人宋有若范仲淹范純仁范成大蘇州人歐陽脩周必大廬陵人杜衍杭州人若此者為賢耶為不賢耶相得若人焉其亦可矣文章事業亦有可觀者矣以其南也將盡廢之耶當晉宋之季偏安江左亦安得北人而相之然晉有謝安謝玄

吳有陸遜陸抗宋有宗澤李綱文天祥之數人者可以將可以相假而生今之世將用之乎將以其南而不用乎夫物之產於南者多矣錦綺羅紈南金珠璣象犀孔翠梗楠豫章餘若橘苞竹箭山之珍海之錯梱載而北人皆悅之賞之至於人才何獨不然為北者留為南者去可乎不可也議者又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故南人不可用也予又非之南北對立於天下南主生北主殺故人君向明而治孔子曰南者生

育之鄉北者幽陰之地南何以為亂乎邵子之言可信
然則孔子非歟議者又曰宋用丁謂王欽若王安石卒
以亡宋是三人者皆南産也予又非之亡宋者果三人
乎果三人也皐止三人可也今夫一家之中有賢有不
肖又安得以三人而概一方自漢以来竊國之盜無若
王莽曹操司馬懿楊堅朱溫誤國之姦無若孔光盧杞
李林甫韓侂冑之數人者出於南乎北乎北也亦將以
其人而廢其地乎大抵天地之開也有漸氣之盛也無

常三代以上南東未盡闢也故周之人才盛於西漢以来盛於北晉唐以後漸轉而南至宋南渡則中原文獻皆在南矣故國朝之興奮自南服一時元勲皆出濠定之間其後名臣碩輔如三楊蹇夏近世名臣出於南者不可僂數由是觀之南人亦何負於天下乎而必欲廢之耶昔六朝分裂南以北為索虜北以南為島夷今天下一家同為王臣奚不相恱如是哉亦見其不廣也然則宋祖曷為而有是言曰宋祖之言果可為萬世法乎

然嘗聞宋祖之言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不聞其曰須用北人也是時南北相詆則斯言也安知非北人者僞為之而謬傳之耶議者曰如子之言則南人皆可用乎曰非然也惟賢與佞何地無之南賢用賢北賢用北亦在人君者審擇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擇之曰在至公

擬臯言

王子曰言路開治之象也言路塞亂之萌也世所知也於戲孰知其開也所以為塞乎昔者孝宗在御恭仁禮

下言者過為激切皆見優容其或甚忤不過貶斥旋召還之養成直言之氣至今上之初言者遂紛紛爭肆詆觸其所是非雖曰公義所在而時以私好惡襍乎其間或暗承權姧風旨而有所舉劾朝廷從之以為公義之所在也黜之以為公義之所貶也亦孰知其出于權臣之私哉且或一人舉之一人劾之一人譽之一人詆之一人之身乍賢乍佞莫知適從上亦以初即大位過為涵受言者不察以為得志大臣進退皆在其口當時識

者已憂處士橫議非治世之事矣至逆瑾一出首治言官禍及縉紳毒流天下當時中人相指謂曰今日言官曷為其不言乎而以為笑則夫今日之塞也非前日之開為之乎曰然則言路不可開乎曰非也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為盛也其後也雖設諫院然必求天下之望天下之所共賢者斯任之如范仲淹司馬光之流其識公而明其言切而不泛今也循次而授之授之初不知其賢也姑

以試之焉耳不次而擢之擢之未必以為賢也姑以崇之焉耳一除目至一二十人何仲淹光之多也曰百世一賢猶以為數又安得仲淹光而用之曰間世之賢固難逢也一時之賢何世無之惟在用人者之公且明耳

按唐六典尚書左右丞執奏御史糾劾之不當者夫以天下之是非付之言官以言官之功過付之銓曹三年之間其言果忠歟直歟則進之崇之私歟佞歟則黜之抑之其庸庸者以常調處之蓋言官主糾劾而又有糾

之者所以防其私而制其肆也曰銓曹不職則奈何吾故曰以天下之公議付之天下之人斯其盛也

王子曰孔子没天下不復有經矣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如齊南史晉董狐至漢班馬猶父子相繼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故後世讀之若親覩其事如遷固載灌夫之使酒霍光之廢立儼然如在其時他如張湯之陽鷙張禹之屢顧豈猷紀事而已

并其情偽得之此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一時政事行罷不及預聞惟易世之後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監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才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曲直是非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才識不能書故一時君相謀議勲業皆汩

没不傳而姦憸情態亦無有能發其微以為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襍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夫士之不得志於時猶恃有後世之公論也今一時之坐黜既未必公而後世之襃貶又未必實則為善者亦何所恃哉於戲為史如此其亦小人之幸也已其亦君子之不幸也已

王子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

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何求哉其可謂良法矣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其得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媿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科目之制為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来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

得人為盛名臣將相皆是馬出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為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為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己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為進士

不意驅進士為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為經既通則策論可無俟乎習矣近年頗重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力竭矣不復能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俟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

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次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爭奮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且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耳以科目收天下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娭

易也

國朝馬政散牧于民不以煩官三年兩駒駒又生駒駒生無窮馬孳無算此法之善者也豈知民心不一視馬肥瘠漠然不關于已食之不以其時乘之不以其法牧之不以其地而馬日以斃矣况望于駒乎及官歲課隨之以刑往往買駒以償於是乎民有粥産者矣有粥子者矣粥之不足流亡轉徙南北之民皆困矣及太僕印駒亦不以煩官則散牧之於近甸一旦有事取之為近

恐一家不能獨任使數家朋牧之此亦法之善者也然今日牧於甲明日牧於乙又明日牧於丙牧無恒主姦弊百出馬死甲曰非我也乙也乙曰非我也丙也馬病則官相而免其罪於是有故病其馬以規免而官刑日滋則近甸之民又困矣民有養馬之苦官無得馬之利於戲其法亦可少變已乎夫馬人畜也牧之得人則蕃非人則耗蕃於專而耗於散者也自昔考牧者皆擇其人而專任之如秦非子唐王毛仲張景順故有雲錦成

羣之效不然十羊九牧亦安所責成哉今陜西秦隴地高寒而善水草馬之所生也國初牧地往往故在如分其地而牧之擇其人而理之委之以專任之以重假之以歲月吾見民無養馬之勞而雲錦成羣之效可坐而致矣某嘗廷議及此而議者輒沮之卒以無成詩云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又云思無疆思馬斯臧此固非淺中狹見之可與共議也

曩者余嘗患古今官制紛紜漫無統紀讀温公集其
歷代沿革似可考而知也因著其説使後之人有所
考證焉
三代官制見於周官簡易易知也秦漢而下何其紛紛
手盖西漢以丞相揔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
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已
失職矣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
帝受禪改秘書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

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唐初始名三省中書主出命門下省主封駁尚書省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為一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改政事為中書門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唐末諸司使皆内臣領之樞密參預朝政始與

宰相分權矣及五代即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宋太祖乃以宰相主文事樞密使專掌武事謂之二府

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勲官散官以賞戰士散官以襃勤舊故必折馘執俘然後賜勲積資累階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以為榮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媚於衆始有泛階肅宗以後財力屈竭勲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

足以募戰士遂併職事官通用為賞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或以大將軍告身止易一醉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施於軍校衣紫執象被於胥吏名器之濫無此為甚宋承五代之弊不能釐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

邑徒為煩文人不復貴所以鼓舞羣倫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又遷徙去来常無虚日

秦不師古太尉主五兵丞相揔百官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漢因之

通志云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主也漢承秦置及武帝游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遂罷尚書為中書之職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四人分四曹常侍曹主公卿二千石

曹主郡國二千石民曹主吏民上書客曹主外國夷狄復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其一人為僕射通掌圖書章奏之事其任尤輕至後漢則為優重

光武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庶務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

漢凡諸郎皆掌執戟宿衛以侍衛之故通謂之侍郎東方朔官不過於侍郎位不過執戟是也後漢尚書侍郎三十六人隋初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凡領三十六侍

郎煬帝以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改諸司侍郎但曰郎則今郎中之職

讀宋史

於乎小人之流毒國家何其酷哉宋自建隆至慶歴人主以恭恕為心而宰輔以寛厚稱上意海内和平國家無事其間或有一二小人國勢尊安自若也然宋制多沿五代亦有當更化而不更化者韓琦范仲淹為相稍欲更之朝議紛然二公遂請行邊不果建立神宗慨然

狹小宋家制度將大有為而王安石素有矯世變俗之志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凡祖宗之制一切掃去中外攻之愈急安石持之益固海内騷然棼極遂基一代之亂然其志亦欲為國建制非私也元祐初召用司馬光因民之不便於凡新法一切埽去然亦順天下之心除天下之害非私也而其黨遂分夫法無新舊唯其便人無踈戚唯其賢天下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而宋人不然主元祐者以熙寜為小人主熙寜者以元祐為

邪黨互相攻擊有如水火紹聖間章惇蔡卞得志志存報復取元祐之政又一切埽去以還熙寧之舊奪司馬光吕公著贈謚凡元祐諸臣或貶或竄徧滿嶺海甚者欲斵棺以僇其屍錮其子孫終身焉蔡京繼之謂當改紀而覆出為惡復追奪司馬光等官元祐元符諸人貶竄死徙略盡倡豐亨豫大之説務以侈靡蠱惑君心遂致中原淪陷左袵二帝蒙塵五國城自昔小人之禍未有若是其烈也高宗間關九死竊保一隅前日之禍可以

鑒矣于時諸將競奮金人奪氣中國之勢日振如岳飛者專任之中原可復而乃溺於秦檜之奸忘君父之大仇甘心事仇殺戮忠良放黜勲舊跡其所為又一章蔡也為之後者可以鑒矣寧宗因間得立侂胄何功顧德其立已而倚任之汝愚忠賢竄死遠州立偽學之名以次斥逐諸賢而其門客厮養如蘇師旦陳自强之流布列要位晚開邊釁卒之函首求成喪師辱國其所為又一秦檜也為之後者可以鑒矣史彌遠誅侂胄遂據其

位權勢赫奕廢君立君比跡伊霍知公論不與專任憸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其所為又一侂胄也為之後者可以鑒矣而理宗方以賈后之弟奸惡似道為相懷奸罔上稱臣敵國始解鄂圍而妄奏大捷以為再造之功蒙古遣使幽之真州以啟兵端襄藩告急勢若倒懸安坐不救日以去位邀君其君至涕泣以留之稱之曰師臣而不名卒之蒙古入寇如蹈無人之境播越海島而宋社屋矣似道罪惡又浮於諸人於乎宋自

紹聖而後中間惟孝宗隆熙之政差强人意而史浩湯思退猶且厠居其間自餘一奸殞一奸升率皆馮高肆毒濁亂國家為之君者曾不一聽其紛紛醖禍宿亂以至此極猶為國有君乎抑柳子厚所謂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其上者乎且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彦之賢也不用而用章蔡其意以章蔡為忠且賢也南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張浚諸賢也不用而用奸檜其意以檜為忠且賢也其後非無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諸

賢也不用而用侂胄彌遠似道其意以侂胄彌遠似道為忠且賢也由今觀之何如哉宋世權奸誤國覆轍相尋以至於亡我朝不立宰相豈非以宋為鑒乎雖然非相之罪也任相者之罪也語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而顛倒錯亂未有如宋之甚者余故表而出之以為世戒

敎太子

人君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與不學係後日之治亂其重可知也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

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慎選左右今夫庶民之家有子馬則必擇保姆以保護之擇良師傅以教道之而況神器所屬係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者乎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傅之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

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國家東宫之官師保而下有庶子諭德洗馬校書等官亦既備矣然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凡祁寒暑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為太子亦且未同於君而今也則已儼然端𪏭有言且不敢盡又况為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

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下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受尚書於桓榮及為天子矣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唐劉洎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治道李

泌與肅宗為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敎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仁宗於潛邸臣嘗伏覩其敎令長至燕勞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為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英宗幼沖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為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略君臣

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游戲翰墨惟其所嗜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此道也

漢宣帝時欲使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為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監護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貞觀中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荅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宋天僖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叅見皇太子雖令升階列坐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叅見詔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階及門

乾道七年討論東宮開講并慶賀辭謝禮儀宮僚講讀

當依做講筵稍殺其禮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並用
賔禮叅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儀
延英講罷復位節朔不受宫僚叅賀元日冬至詹事以
下箋賀謝辭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詞復位就坐茶
湯罷詹事初上叅見拜皇太子荅拜庶子等初上叅見
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及講讀雖有坐受之禮止是五
禮定三師朝賀東宫儀上以東宫師傅皆勲舊大臣當
待以殊禮朝賀難同庶僚乃命考定其儀曰唐制羣臣

朝賀東宫行四拜禮皇太子荅後二拜三公朝賀前後俱荅拜近代荅拜之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令擬凡大朝會前期設太子坐於大本堂設荅拜褥位于堂中三師賔客諭德拜位於堂前至日太子常服陞座三師賔客常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贊四拜太子受前二拜荅後二拜乃退

尊號議

今上自親藩入繼大統興獻王王妃上所生父母也未

知所以尊崇之有以問於鏊曰如之何鏊曰禮有所屈有所伸屈者承其重於大統則降其服降之者義也伸者推其愛於私親則隆其名隆之者仁也仁與義固並行而不悖也曰宋司馬光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其私親蓋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而曰隆之何也曰聖人制禮必兩全而無偏廢以大統而降其私親可也以大統而遂廢其私親可乎所後親也義莫重焉所生親也恩莫重焉恭愛之心加於所後於所生也

遂能不恭乎不愛乎人子之心恐不若是恝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為天子父尊之至也孟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舜承堯統而瞽瞍為天子父享宗廟之祀禹承舜統而祀鯀於郊瞽鯀且然而曰不顧其私親何也所謂不得顧其私親者乃魏明帝狠愎之私心而可為萬世法乎曰宋英宗議尊濮王歐陽創為尊親之議當時譁然攻之以為邪説至于今皆非之而子敢是之乎曰稱親非也稱伯獨為是乎按儀禮疏衰為

所生父母報不曰不於其父母報也脩謂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此言未可非也而光以為立文不得不然苟如光言欲沒父母之名則立文曰所後父母三年所生者疏衰亦何不可乎光之議以漢宣為昭帝後終不加尊號於戾太子史皇孫光武自以元帝後亦不敢加號于鉅鹿都尉南頓君不知戾太子得罪武帝故無可爵之義若史皇孫亦稱悼皇考悼園置邑三百家光武起自民間欲上附元帝故所生不敢同於七廟而南

頑亦稱皇考况光武所謂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亦未可謂後世法也先儒謂稱親固非稱伯亦未安要當别立殊稱而殊稱有未易定者若曰某國大王則固已為王矣又何以為尊稱乎今王之上惟有皇妃之上惟有后皇之稱遂同大統不可以為法也然則稱親不可稱考不可稱皇稱后皆不可則亦何以為稱乎予嘗反覆思之事有兩難而可以兩全者考之漢書師丹傳哀帝初尊定陶共王為定陶恭皇母為恭皇太后皆引藩國

之名以冠大號漢廷未有以為非而師丹以為合於禮其後董宏建議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而去定陶藩國之名丹始爭之以為非禮然則隆其名而冠以蕃國之號此禮之得者也其獨不可行乎宋高宗傳位于秀王偁之子時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內批曰皇太子所生父朱子在當時未聞以為非也今士一命以上皆欲褒封其親顧尊為天子富有四海而於所生漠然不顧豈人情乎曰追崇之禮有矣而

子無爵父之義如之何曰亦從其尊而已矣今㕘儀禮之文酌古今之宜定謚曰興獻皇興獻后而以太皇太后之旨行之則於大統無干犯之嫌所生亦極尊崇之義其亦庶乎其兩全矣

昭穆對

有問於王子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父為昭子為穆三昭三穆以次而遷禮也其或兄弟相代世數參差禮之變也有不得如其常者如之何曰亦順其常而已矣

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次當昭乎同為昭可也次當穆乎同為穆可也而何參差之有曰是則猶為兄弟也曰然然則春秋躋僖公何以譏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傳曰譏其先禰而後祖則是以兄弟為父子矣穀梁傳曰逆祀是無昭穆則是兄弟異昭穆矣胡文定公因之謂僖公父視閔公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不同其世一也曰不然父子兄弟天屬也人惡得而亂之而君臣所在乃或從而變焉兄為君弟為臣弟可以臣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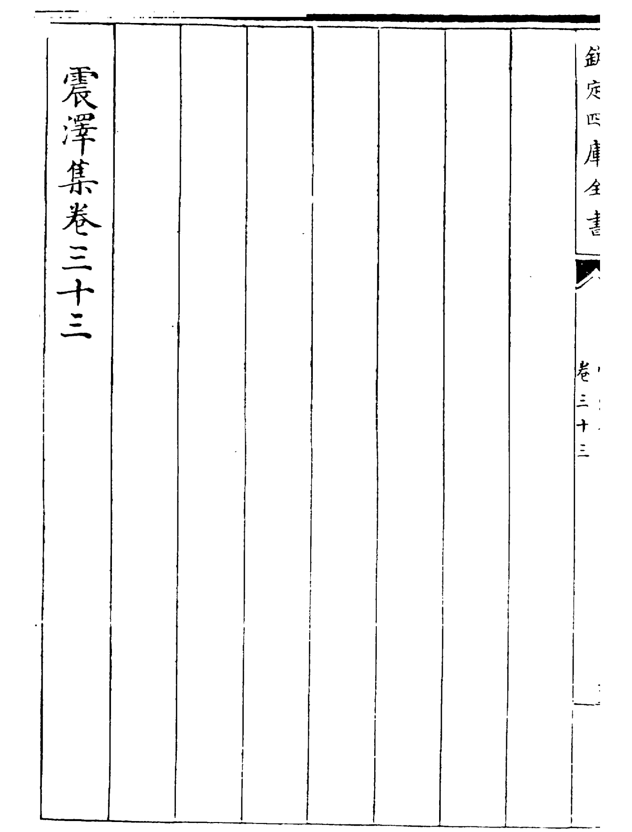
未聞父乎兄也弟為君兄為臣兄可以臣弟未聞子乎弟也閔公弟也僖公兄也而僖嘗臣于閔則君臣之分定而兄弟之倫易矣大事於太廟而躋僖於閔之上是以臣而加君故春秋書躋以譏之而非父子昭穆之謂也故范甯曰以昭穆父祖為喻孔頴達曰閔僖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今升僖先閔是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今謂閔祖而僖父是以兄而父乎弟也以兄父弟逆人且知其不可而謂春秋為之乎且文定於此既以為真

父子矣及仲嬰齊後歸父則引何休以為亂昭穆之序抑又何邪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既為之後則不得復言兄弟也曰禮兄弟不相為後弟不為兄後子不為父孫禮之正也然而或為之則亦不得已焉亦循其次兄終弟及而已倫不易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天扶之次也商人多兄弟相代陽甲至小乙兄弟相承者四世如各為一世而祧則小乙之祀不及其父矣唐之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

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各為一世而祧則懿宗之祭不及高祖矣吾以是知其决不然也晉賀循之議曰殷之盤庚不叙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昭穆父子位也若兄弟滿輙毁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哉温嶠亦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曾非禮文若一帝自為一世則禰有不祭是庶人之不若也故晉唐以来兄終弟及其禮皆然宋太祖太宗擬文武世室猶同為一世其後徽哲為一世高

欽為一世太廟九世十二室其倫皆不易也亦可見人心之所安天倫之不可紊矣曰兄弟一世則閭命矣其祭也猶同一室乎各自為室乎各自為室則武丁之世當為五穆懿宗之世當為四昭其地將無以容煩擾偏枯誠有如馬端臨所譏者曰亦同一廟而已禮兄弟共食則雖四世三世一廟可也何必創造為此紛紛乎同位異坐前代皆然曰同位異坐其次也如之何曰是有君臣之先後焉而年之長幼有不得論若世之同堂異

室以西為上者其亦庶乎其可也



震澤集卷三十三

震澤集卷三十四

明 王鏊 撰

雜著

春王正月辯

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曰周正月也建子非春而以為春為胡安國之學者曰以夏時冠周正書王正者存周之正冠以春示行夏之時之義也是為改月不改時夫

改月不改時時則夏也月則周也上下不相值寒暑不相蒙下之所系將安從從夏乎從周乎聖人書法不當如是之悖戾也為蔡九峰之學者曰商周所謂正朔者以是月為歳首朝會聘問頒歴授時於是始焉耳時不改月亦無改也詩言七月流火六月徂暑周禮正月始和呂覽月令中星皆與夏正合前乎商之建丑也其書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後乎秦之建亥也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曷嘗改乎是說也於經史合矣其如春

秋之所書何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莊七年秋無麥苗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則何以為異而書之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又將何以通之且時月既不改矣孔子告顔淵何必曰行夏之時賈誼於文帝時何必請改正朔乎為孔安國鄭康成之學者曰商周之正朔非獨改月時亦改也後漢陳寵傳冬至陽

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成三統是說也於春秋所書合矣其如諸經有不合且天時人事有不便乎曰惟其不便故孔子不取不然何獨取於夏時哉是其說之不一儒者昔之以為千古不決之論愚嘗反覆求之而得其說夫商周有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安有不改月可改時獨不可改乎夫春夏秋冬之名安始哉

亦聖人始名之建子之月一陽所始獨不可為春乎午未之月陰氣所始獨不可為秋乎冬夏亦然商周既以是新天下之耳目而天下習於夏正已久且天時人事為順故行之官府則從時王之制民間所行猶多從夏春秋所書朝廷之正也諸經所載或因民間之舊乎周書云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周時二正實兼行之矣何獨民間哉曰是義也曷從

受之曰受之孔子春王正月孔子之所書行夏之時孔子所以告顔子也

獲麟說

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為終也予以為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為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為一麟哉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不作耶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

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簫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為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耶且既為瑞矣又見獲于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為以是終吾以為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日食星殞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鴝

鴝來巢多麇有蜮史不絶書斯時也麟曷為至哉不當至而至焉兹瑞也所以為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為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為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徳之衰兹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為聖人出也為己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河源辯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及履也雖然予以為

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出於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蕃朶甘思西部有曰鄂端淖爾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二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濵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

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虛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黄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于大杅淮南子云崑崙之墟

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
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
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頭河從牛口出共
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义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
西海北有斯陁河從師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海康
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為諸水
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逕積石為中國之河張騫
云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塩澤塩

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為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于瑶池夫豈非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窴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

國有身熱頭痛之坂縣度之阸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懸圃閬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覩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郭璞謂别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固非一乎曰崑崙之

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悪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寘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故為之辯

性善對

秉之問於拙叟曰自昔言性者多矣至孟子而定至程

子朱子而明後世言性者不能易也子亦有異聞乎曰
無以異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皆性善之謂也
吾又何言乎曰性吾知其善也其所以善吾不知也子
其有以喻之曰而欲知而之性之善乎盍反而内觀乎
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
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
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

有所謂三品者哉曰性惟虛也惟靈也所謂仁義禮智者安從生曰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鑑無有而能有其有者也曰性惟虛也惟靈也則惟其善者也而惡安從生曰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豥於澄淵則明豥於濁水則昏豥於汚穢則穢豥於澄淵上智是也豥於濁水凡庶是也豥於汚穢下愚是也故曰氣質異而性隨之曰朱子曰氣以

成形理亦賦焉天果物物而付之耶曰天地間腷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亦隨其所受而不同曰所謂虛靈者果性乎是心也非性也曰子以心性為二乎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華也情者光華之發於物者也非有異也曰子之言性也與諸儒同而亦有不同焉者將非韓愈氏所謂雜佛老

而言之者乎曰非也孔子曰心之神明是謂性

讀墨

始吾讀孟子而知楊墨之害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而拒之甚嚴已而讀韓昌黎集有曰儒與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則曰韓子排佛老者也胡進墨如是而以為疑及今得墨子讀之有所謂上賢明鬼兼愛非樂節用其詞循循然若與吾儒不異且動以大禹

為准然後知韓之取之不為無據而頗疑孟子為過既而思之古之所謂異端者非皆抗然與吾道為敵而自外於吾儒也其始蓋亦竊吾道之似以文其說特其用意過當有毫釐之差韓子蓋闊略其毫釐之失而取之取之于以見韓之大孟子辯析毫釐之際而闢之闢之于以見孟之正二者皆不為無見而孟氏嚴矣然墨子又有所謂非儒者則抗然與儒為敵而自外于正則疑非墨之本文也蓋墨之徒相里勤五矦之屬為之莊子

所謂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者乎不然韓子安得取之然其始不絶其流必至于汎濫墨之後有所謂佛氏者出焉熾然駕其說謂與孔子並且將舉天下而從之所謂涓涓不絶必為江河於乎吾于是而後知孟氏之慮之遠也

書皮日休集後

予觀襲美與魯望倡和跌宕怪偉真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其集所謂文藪者亦多感慨激昂六歲有撿身

勑己之志反招逐癘有抑邪扶正之志鹿門隱書有閔時病俗之志七愛三羞有傷今懷古之志文中子碑配享昌黎請孟子為學科又幾于知道者及讀唐書則曰黄巢入關以為翰林學士朱子綱目亦書之驚曰襲美乃至是耶讀其文未嘗不悲其志壯其詞惜其遭時之不幸也守之不固也而以為恨曾不得與王維鄭虔為伍一日覽陸務觀渭南集曰襲美晚遯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為吳越相四世孫公弼在慶歷間名士也方吳越

時中原隔絶乃有妄人造謗謂襲美嚮節巢賊宋景文喜取小說入正史公弼書欲辯之于朝不及而卒尹師魯皮子良墓志亦云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則其事益信矣於乎襲美千載之寃至是始雪矣不獨雪襲美之寃亦以雪吾儒之恥也曰南部新書亦載巢令日休作讖語有裹頭三屈律之語遂為所害何耶此亦傳聞之語也然亦可見其不屈於賊矣曰後之為史則何

如曰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春秋之法也

答問

或問十二辰所肖何謂也曰是非吾儒之所講也雖然嘗聞之於人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水㺄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卯日雞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猨申也井木犴鬼金

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房日兎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土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于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敢問納音何謂也曰天干地支互相臨遇則無專一之統故立納音之法猶律呂旋相為宮一音之中納五音焉十二辰納六十音猶宮商角徵羽旋相為宮而成六十音也律呂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甲子亦然甲子

娶乙丑而生壬申壬申又娶癸丑而生庚辰庚辰又娶辛巳而無所生者三元之義備天地之道於是乎止也相比而異其陰陽故稱妻相異而同其納音故稱子敢問納甲何謂也曰朱子曰是惟京房之法叅同契以之寓行持進退之候離為日坎為月坎離日月之正體也月離於日而有弦望自望至晦循環出没為八干之納甲以卦之陰陽消長為晦明陽而明陰而晦每月初三變坤為震昏時月出庚故庚歸震初八上弦變震為

兊昏時月在丁上故丁歸兊十五變兊為乾昏時月在甲上故月盈壬甲而壬甲從乾望後月生魄變乾為巽旦時月在辛上故辛歸巽二十三日下弦變巽為艮旦時月在丙上故丙歸艮二十八後變艮為坤旦時月在乙上故月没乙癸而乙癸向坤也所謂納甲者此之謂也

諦解

王子解内閣機務屏居洞庭之野客有自燕来者儼然造焉俯而賀仰而弔曰蓋聞士之生也皆欲有為以自

見而患無其位有其位患無其具有其具患無其時大夫致身黃閣秩躋一品位列三孤為百辟之具瞻與天子相唯諾有其位矣射策甲科魯高中秘翺翔乎詩書之苑嚌嚅乎道義之原探隱賾則入于杪芒致廣大則窮乎灝噩有其具矣遭時承平奸璫盜政惡熟罪盈乘射隼之勢收豶豕之功有其時矣斯時也不聞有所建明用勸相我國家一旦括囊卷而懷之自遯荒野上負九重之知下孤四海之望意者其有遺行乎竊為大夫

不取也王子起而謝曰唯然誠有之凡子之所以謫我者皆是也我又何辭焉雖然子之所覩者時也所昧者勢也龍驤萬斛之舟得風焉朝三江暮五湖石尤為逆咫尺不能自致白羲緑駬之得康莊也過都越國追風逐電縶之於庭跛鱉先之干將莫邪之遇佽飛也決浮雲絶地紀藏之篋笥則與寸鐵無異且夫强弱勢也難易時也為可為於可為之時易為可為於不可為之時難方天下有事也法制未立人人自便耕釣版築之賢

販繒屠狗之徒皆得以自奮故曰易及其無事也民心一矣姦雄息矣法制定矣社稷固矣中外相安循習故事用一賢不見其為益用一不賢不見其為損俗漸敝而不知法漸隳而不恤外有治平之名内有不測之憂故曰難於乎上下之不交也久矣以明主在上人思效忠使得賜清宴之間承寛和之色發憤懣抒胷臆圖安危於堂上列是非於階前上以安社稷下以庇蒼生誰獨無志乎而動則闗格孤憑城以獻妖蚍當道而肆螫

君之求治甚急也有障焉莫通於下臣之納忠甚切也有障焉莫達於上一齊之傅不勝衆楚之咻一日之暴不勝十日之寒一人植之十人拔之如之何其可也是故以宇文黑獺之中才輔以區區之蘇綽猶能建制立法以垂後賈誼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略值漢宋之盛不能更化以成一代之制豈才之不如彼哉勢則然也容曰吾聞之道無常體與時委蛇知者能因時以為勢隨勢以為功因時為勢則難者易隨勢為功則弱者强子

産之相鄭也焚載書賂伯石卒以鄭安王猛之相秦也斬樊世逐仇滕乃以秦霸小人在位吾力能去乎則乘傾否之勢如王猛之於秦不能去乎姑示包荒之量如子産之於鄭則亦何能為哉四凶在朝不害唐堯之治三豎在側不廢管仲之功王子曰不然吾聞之也薰蕕不可以同藏忠邪不容以兩立易之泰曰内君子外小人君子在内則君子重君子重則小人道消世所以泰也否曰内小人外君子小人在内則小人重小人重則

君子道消世所以否也安危消長内外輕重孰從生哉顧人君所以置之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置之重則重置之輕則輕昔者申屠安坐而鄧通泥首宋璟庭立而吕宗匍匐吕端鎖閣而繼恩傍徨韓琦出檄而守忠黜貶重也權之所在也王嘉發憤不能去一佞倖楊震連疏不能去一乳媪蕭望之以師傅之舊困於石顯趙汝愚以貴戚之重阨於侂胄輕也權之所去也不識今之所謂重者安在哉在内乎在外乎在彼乎在此乎勢

所不在而責其有為猶縶騏於庭而責其千里之步紲鷹於鞲而責其九霄之翂推舟於陸而責其濟川之功也而可乎且夫患得患失老而不止者貪夫之為也知止知足超然去之者志士之事也易貴見幾而作詩歌永矢弗諼故士有淵潛而避萬乘灌園而郤三公顔闔鑿坯而遁弘景掛冠而歸韓伯休隱名於藥肆申屠蟠滅跡於樹屋梅福潛蹤於吳市管寧投老於遼東裴相開平泉之莊白傅結香山之社此皆哲人不得已之為

也吾將竊取之以為名若夫孔光肅容於迎謁胡廣飾志於朝章陳咸乞靈於子公楊興假譽於君房子雲浮湛於莽賢執誼脂韋於伾文叚頴事阿保以自通齊丘樹朋黨以自固吾誠不能與數子者並故𪓐𪓐甘守乎丘園

擬遼平羣盜露布

天啓昌期薄示無虞之警神資睿算旋成不戰之功氛祲廓清華夷寧謐恭惟皇帝陛下嗣登天位獸奮乾剛

掃一時怠玩之風振累世因循之習蠢兹羣盜敢爾逆天安祿山之反相莫逃子壽先知管叔鮮之流言尚賴成王不惑鴟鴞成性莫懷好音犬馬怙恩忽成反噬陛下怒形文武之赫斯恩施乾坤之曠蕩網開一面計出六奇置赤心于腹中推洪恩于望外故旌旗所指反側歸心金鼓纔聞元惡授首兵車既勑徒勞六月之師干羽載陳奚俟七旬之格遂使燕齊趙魏四郊之狐兔都無江漢淮沂萬里之波濤咸息此皆德符玄造謀協神

人羣策畢收愚罔遺于一得神謨默運道乃出于萬全四門還穆穆之風萬姓覩平平之政臣職居下㓷目覩膚公殄蟾蜍以當轍車築鯨鯢以為京觀武歌七德遂完保大之名壽祝萬年願進持盈之戒

重修善權寺募緣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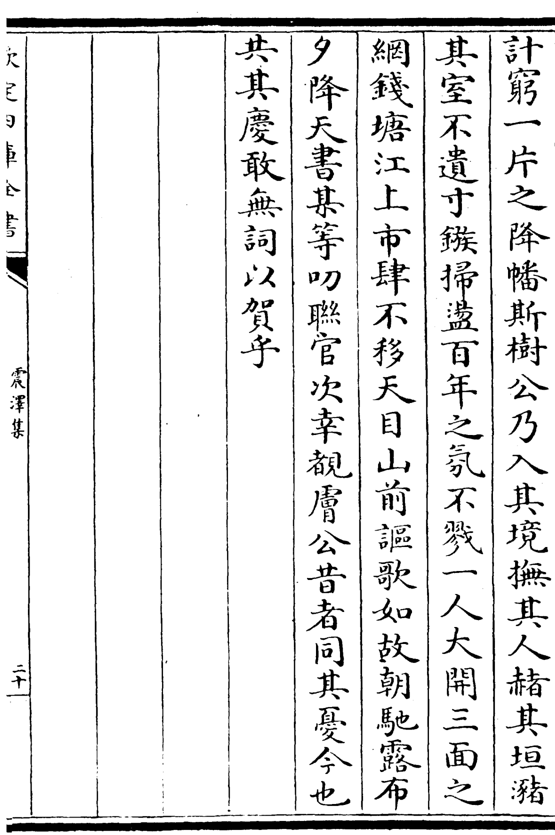
靈山福地有邦之偉觀斷刻殘碑前人之遺蹟如其就毀自合興修切見善卷一寺刱自南齊國山有封禪之碑雖墨顯象獅之相柱存天篆礎紀唐年三李丞相之

所經營橋横玉帶諸佛如來之所示現山接銅官雖靈光巋爾而獸存頹遺像黯然而日㸃鐘樓將壓佛閣半欹俾往蹟之漸湮乃行道之所隱伏冀仁人義士扶其顛而持其危庶幾剩水殘山圖其新而復其舊為一時之盛事種將来之福田其諸檀越具列如左来者續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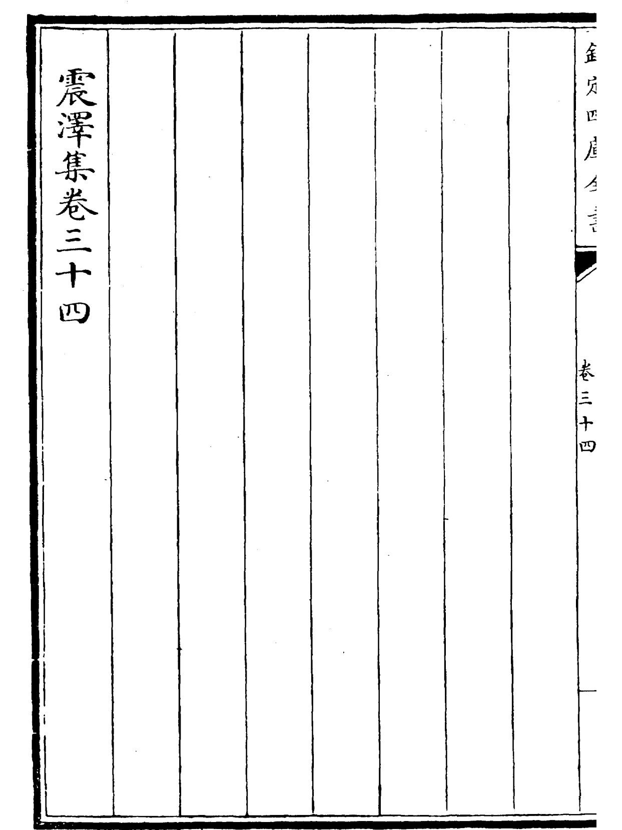
賀平孝豐賊文

湖之孝豐丘壑巉巖草樹蓁薈爰有劇冦二姓曰湯許者據之謂天討之莫及敢王税之靡供多納亡命潛懐

異圖殺掠齊民燔燒官舍妖狐負城以跳踉脩虵當道而吞噬守土莫敢誰何當宁赫斯震怒勅廵撫蘇松等處都御史張公督師討之公乃檄浙江三司長貳各簡精鋭分路進討又命廣德窒其後門太湖遏其前路東西部署遠近邀遮飛鳥翕翼而莫過奔鯨觸網而先覺已乃躬率大軍直壓賊境甫陳燕樂遂奪崑崙之關大建鼓旗徑出井陘之口賊始惶駭欲戰不敵欲竄不能旋伏道傍延頸受縛崛强心在四郊之横草都無飛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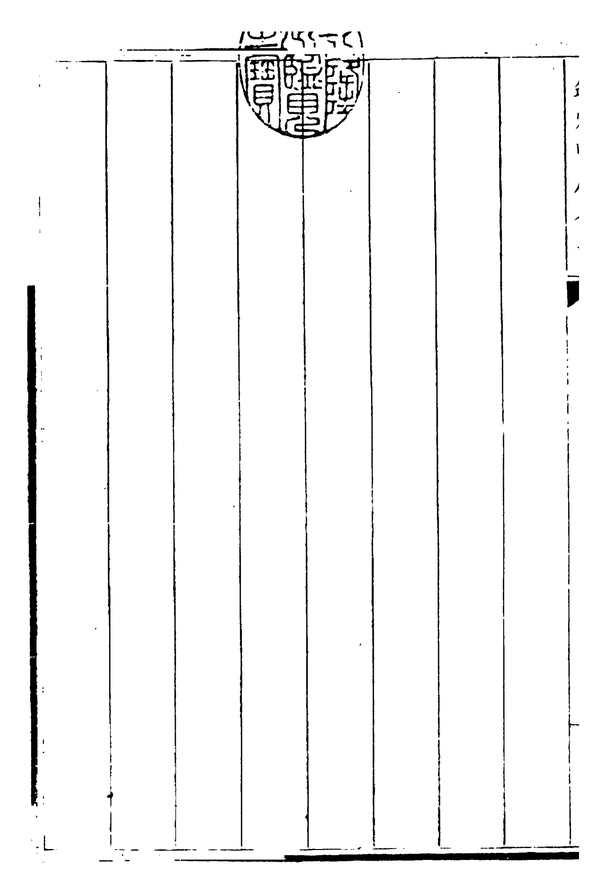


計窮一片之降幡斯樹公乃入其境撫其人赭其垣瀦其室不遺寸鏃掃盪百年之氛不戮一人大開三面之網錢塘江上市肆不移天目山前謳歌如故朝馳露布夕降天書某等叨聯官次幸覩膚公昔者同其憂今也共其慶敢無詞以賀乎



震澤集卷三十四

謹案卷三十四第五頁前四行鄂端淖爾舊作火敦腦兒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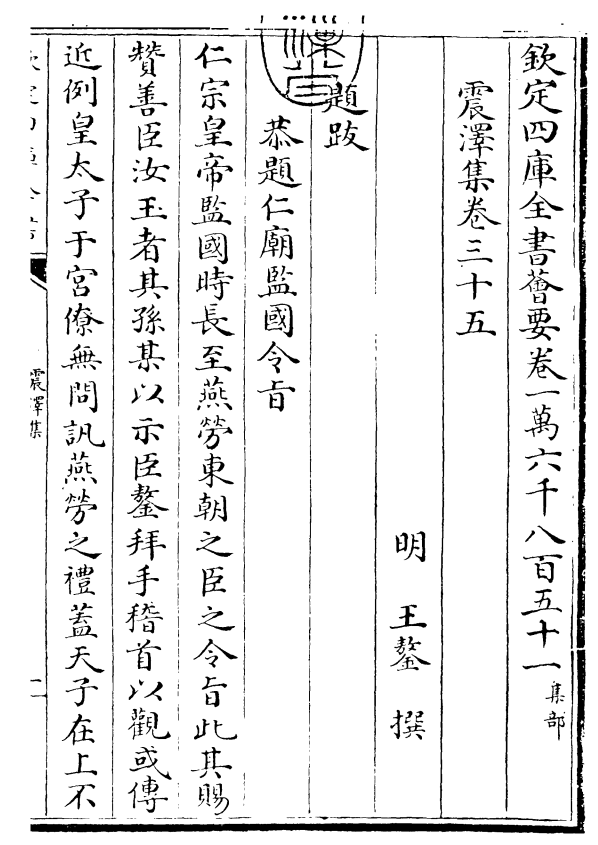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葉　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澤集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侯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一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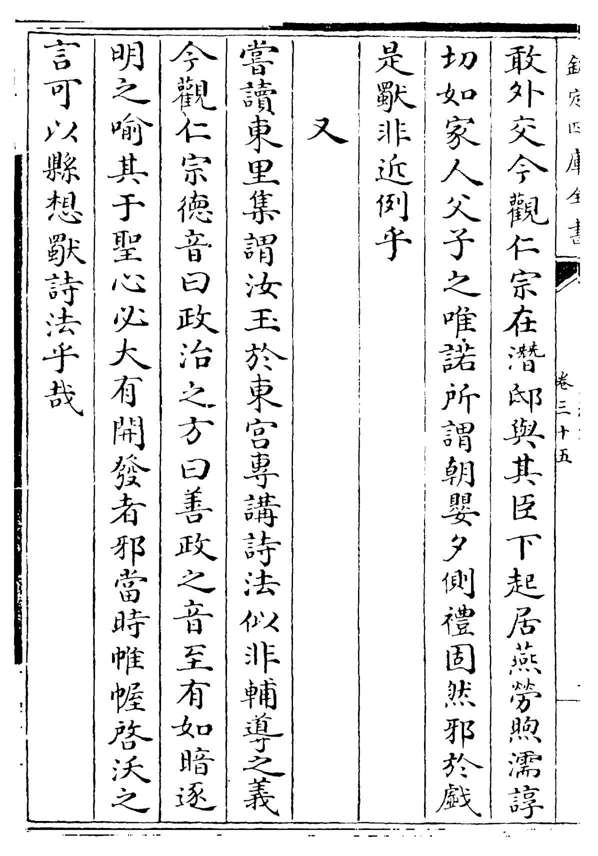
震澤集卷三十五

明 王鏊 撰

題跋

恭題仁廟監國令旨

仁宗皇帝監國時長至燕勞東朝之臣之令旨此其賜贊善臣汝玉者其孫某以示臣鏊拜手稽首以觀或傳近例皇太子于宮僚無問訊燕勞之禮蓋天子在上不



敢外交今觀仁宗在潛邸與其臣下起居燕勞煦濡諄切如家人父子之唯諾所謂朝嬰夕側禮固然邪於戲是歟非近倒乎

又

嘗讀東里集謂汝王於東宫專講詩法似非輔導之義今觀仁宗德音曰政治之方曰善政之音至有如暗逐明之喻其于聖心必大有開發者邪當時帷幄啓沃之言可以縣想歟詩法乎哉

恭題何都御史巡撫南直隸勅

右刑部侍郎臣鑑為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時所被勅也間錄一通以示臣鏊臣鏊稽首再拜題其後曰今天下財賦仰給東南故朝廷特命重臣理之夫財生於地成於天而理之存乎人理之有法則以不足為有餘無法則以有餘為不足其張弛贏縮豈不存其人乎若文襄周公忱真所謂其人哉故綸音每舉以為巡撫之法昔者江南諸郡數苦大水公私罄懸比歲豐稔相仍粒米

狼戾亦嘗究其故乎此人事非天時也當臣鑑巡撫之時江南大饑上捄荒十二策得兊軍留州禄米軍儲諸費八十餘萬於是江南諸府在在充物時朝議濬呉松白茅等河衆方持其議以費無所出也鑑乃請以兊軍諸費充焉其事始濟又議治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功分功賦糧官賴民之力故用米至二十八萬而不為費民賴上之濟故用人至五萬而不為勞此役成而東南無水患矣則歲之豐凶率歸之天時可乎不可也

所謂以不足為有餘者非是之謂歟使得久於職則忱之功尚可繼乎惜乎不久以憂去矣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臣鑑有焉

邢麗文家藏洪武三年定户口勘合帖

嘗竊伏讀皇祖實錄見其芟刈羣雄經畫海宇莫非出自神謨臣下仰成焉耳今觀户口勘合亦其一事百姓蓋日用而不知也橋山之弓曲阜之履邢氏獸能存之謹再拜而題其後

讀曾子

曾子十章今見大戴禮其言醇粹肫切不離脩身力學言行而於孝尤諄諄焉藹乎孔氏之家法也然則是皆出於曾氏之手乎未可知也夫曾子之言見於魯論見於大學見於孝經禮記今以是擬之殆亦有若之侶孔子自孝經禮記已不能無疑況下此者乎然自前世荀卿董仲舒劉向至近世朱子小學多引用其說未有異焉雖未必盡出於曾蓋亦孔門之餘裔先秦之古文也

可不重乎昔人謂論語為曾子門人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徒為之予於是亦云

讀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先儒以為偽書以今考之乃孔氏之裔譜焉耳前六卷論集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事蓋子魚為之名曰孔叢子後一卷則漢太常孔臧以迄子立子元子建子豐子和季彦之事謂之連叢皆孔氏子孫追述前人之懿故多推尊之詞其述孔子子思或

得之家傳或聞之於人不能純一所以近於偽也而亦有至言存焉若戰國秦漢之間史所不傳者頗賴有聞其言語文章自其本色夫何偽之有

讀晏子春秋

予讀左傳所載晏子事與詞稱甚偉之信所謂以其君顯而馬遷願為執鞭者乎及今讀其所著春秋則傳所載咸在盖丘明掇取其詞為之而不及載者尤多又以歎景公之信其臣晏子之得其君亦云盛矣而不免卒

於亂何哉至其使楚問答雖甚敏給頗類於俳乃若東方朔之流二桃裹橐抑又甚焉其稱孔子至齊不見晏子謂其事三君得順爲有三心此豈孔子之言哉頗疑或者僞爲之非晏子本文也然則尼谿之阻謂儒者滑稽倨傲疑亦非晏子之語晏號稱知禮彼豈自外於儒乎最後讀孔鮒詰墨有孔晏交相謷之語乃爲釋然蓋墨子實爲之或者不察而竄其語于其間墨非孔宗晏故至此不知宗之乃所以畀之也然則後之論晏子者

要以左傳為正

跋葉文莊公手書

成化初鏊以童子游學京師時文莊公為禮侍陸叅政文量初第進士簡中所稱用光者張姓為太學生亟稱鏊於文莊所間以所業見於禮部之廂房公奬勵備至有將来忠肅之許葢以鏊與王忠肅同嫌名故云成化十一年鏊始登第則文莊已下世叅政時為兵部郎往来相好也弘治壬子歲予校文南畿叅政子仲名在選

中未幾叅政亦故今年為弘治十二年仲来會試禮部出其父所得文莊手書一卷覽之慨念今昔為之泣然敬書其後歸之

書直道編後

初鍪讀鄉先正陳公直道編至諸學士伸救公語心獨偉之而不知其主名頃入史館得竊覽本朝實錄至大學士陳循傳備載救公語與此脗合乃知學士者循也循於時尚未入閣當時君臣之間如此

題元人書

予嘗評古今詩唐以格高宋以學勝至元乃頗出入二者之間其實似宋其韻似唐而世變之高下則有不可彊者矣唯書亦然

跋眞西山墨蹟

西山先生書似草草作諦觀之乃非草草者雖不全用晉人筆法而亦不出於法之外豈胷次高故落筆便自不同邪然南渡諸公如魏鶴山李心傳兄弟書亦往往

相似豈亦習尚然邪蓋蘇黄筆法至是又一變云

跋蘇子美臨懷素自叙帖

懷素自叙帖憶嘗見之吏部侍郎吴公座上天下奇蹟也今不知所在忽覩此卷奕然神明復還舊觀其為滄浪翁之作無疑或云此卷末題云舜欽親裝殆非子美作乎而予終以為子美者亦以其用筆超妙不涉畦徑縱而法勁而潤古而奇其他予所不知也

題文丞相墨蹟後

自昔士之死節者多矣唯顔平原兄弟張睢陽文丞相事至今耿然昭灼天地間而信國尤從容夫死一耳處之不同則或輕或重或難或易而人異觀焉故曰非死之難也處死為難若公可謂能處死矣間關流離出入萬死不死而卒從容就義於柴市故曰能處死也嘗讀文山集每為欷歔而不可禁吾友錢君世恒間出其與弟妹妾女相訣并六歌手蹟宛然不知涕之無從也夫信國之死自處者義焉耳而其詞一歸之天命何哉未

知人倫馬知天道此固睢陽語也識者當自知之

跋李西臺書

西臺書今存者少匏菴出示此帖清麗圓熟姿態横生可謂深得二王筆法者而或者猶病其稍肥吾以為不然東坡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跋王雩書

昔人論荆公多澹墨疾書類忙時作今觀元澤書亦然葢㸃畫轉折意到而已未嘗有法而亦不可謂之無法

也其得於家傳者邪議者又謂公書類王濛又謂類楊凝式又謂蕭散之趣公所自得非有所本也不知元澤亦尚進於是邪

跋義之墨蹟

自晉迄今葢千有餘年其間世故凡幾變滅而片紙完然獨完信神物有呵護者邪

跋獻之墨蹟

平生愛臨子敬書然皆石刻耳良度少卿出示此帖恍

然若值相識而風神骨骼迥異舊觀乃知子敬妙處不可學也二帖皆趙光祿卿良度家藏

題宋進士王伯虎授建州參軍勑

唐宋制中書主宣署制勑中書行門下門下行尚書省其文移體式於此亦見其槩仁宗嘉祐四年三月賜進士劉輝等二百三十人及第則伯虎其輝榜進士乎時韓富二公為相范蜀公罷知諫院同修起居注胡文公自兩淛轉運使召修起居注並知制誥嘻其盛矣此勑

蜀公所行即其手製無疑獨韓富署名闕焉豈偶不當直耶抑以尊故闕之耶其餘所署猶可考見贄為韓贄齊州人仕至吏部侍郎繪為楊繪綿竹人仕至天章閣待制疇為王疇仕至樞密副使見錢公輔傳

書孫可之集後

予既刻可之集授學者人或曰君以昌黎公為作者之聖欲學者法之顧令讀可之集何也曰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書有之若升高必

白下若陟遐必自邇

題古本列子

翰林庶吉士陳子雨家藏列子三冊其陰有公案存焉曰乾道三年蓋宋公府故紙之為也上有題勘不知為何人書予於是得三善焉行移之舊也刻畫之精也題勘之審也視近刻之訛謬脗闕為之一慨雖然今人作事不如古寧獸是哉

跋吴文定公與沈石田手札

聞之王秋澗云字畫亦可以觀人之壽夭文定以甲子七月十日奄逝此札作於是月之六日相去四日耳點畫法度具在言辭溫潤諄切與平日無異也秋澗之言豈欺我哉昔曾子臨終所以告孟敬子者尤謹於容貌顏色詞氣之間文定此札久要之誠恬退之節蓋略見焉其所養可知矣公於石田最厚往来簡牘尤多而此札則若與永訣然者故尤重之寶之裝潢成卷俾予書其後於戲公之筆於是乎絶矣

跋充道所藏朱文公書

觀晦翁書筆勢迅疾曾無意於求工也而尋其點畫波磔無一不合書家矩矱豈亦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邪

又

公書自言初學魏武其信然邪觀此帖豈老瞞所嘗夢見也

題夏仲昭墨竹

畫家以竹為難凡山水樓臺禽魚花木皆可以像求而

竹以意得所謂意者為其超然有出塵之思挺然有昂霄之氣蒼然有傲歲寒之節故君子貴之貴之故高人逸士多喜作之而名家者為難難者非他得其意為難也自昔畫竹者文洋州為聖其論須有成竹於胷中熟視而後下筆如兎起鶻落少緩則失之葢其難如此國朝以畫竹名者唯王舍人孟端夏太常仲昭葢得洋州筆法此幅乃太常為故少保于忠愍作今中丞屠公元勲得之保愛有加間以示予予惟中丞之保愛豈徒為

耳目翫好葢重其有超然之韻挺然之節蒼然之姿與翫物喪志者異矣

題東湖屠氏宗譜

屠於姓最寡而今為特盛八座之中凡二人焉其一為大冡宰掌都察院事字朝宗其一為大司冦字元勲其餘登甲科官郎署者累累有焉而皆浙人也其亦盛矣司冦患後人莫知其受姓之源流乃自譜其所出為一大帙予受而讀之乃知浙之為屠者其所出自不能一

雖平湖之屠亦或不能一蓋其辨之嚴如此於乎先王宗法廢民散久矣唐衰譜學復廢雖士大夫多不能自知其所出今司冦乃獨能加意於此水木之思深且長矣考受姓之源則推其所以同自解元府君而下則辨其所以異原其同則不迷於所出辨其異則不混於所施可謂善為譜也易曰君子以類族辯物屠氏之譜有焉

跋蔡九逵石虵山記

予嘗與蔡子泛舟出消夏灣登小洞庭見石虵浮水面指異之且欲即之而舟忽已過不知其勝若是也及今乞告東歸將徧歷湖中諸山搜奇抉怪庶慰吾渴況若石虵者邪固所願游也今與蔡子約秋高暑微當重叩林屋登石虵徧覽湖西諸山幸指迷焉雖然讀是記則石虵之勝已在吾目中矣

題東坡竹卷

坡翁墨竹其法得之文與可與可云吾墨竹一派近在

彭城然坡每自謂不如可特作老幹磊砢數葉蕭踈而其意已足葢其胸次不凡故落筆便有超妙處此幅新篁卷石婀娜蒼潤豈其法之變乎

跋五賢像

歐陽文忠公修楊忠襄公邦乂胡忠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五賢皆廬陵人也其文章節義載在史册此像不知作者主名舊為胡忠簡諸孫如川所藏今歸王唯顒氏唯顒出以示予予為之端拜以觀道

德之容莊毅之色穆然㮚然如挹五公于一堂之上信繪事之妙也昔文丞相信國公少過五賢祠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後果以節義顯天下遂與五賢作配則圖之作豈徒然哉茲獨曷為遺之曰此圖作于景定五年是年十月信國始召赴行在除禮部郎官其節蓋未顯也顧今之世有善畫者特貌信國端委赤舄以繼五賢而六之豈不偉哉

跋宋文丞相過小青口詩

右宋文丞相信國公詩墨蹟一首其詩今見指南錄中初公自奉使巴延軍前被留得間亡真州浮海以達行在後屯潮陽師潰被執自廣州傳至燕獄所至有詩昔鍾儀幽而楚操莊舄病而越吟或者猶謂之仁況公流離顛沛有感必發于詩詩必歸于忠義讀其集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於戲可不謂仁乎此盖公被執北去將至桃源五十里而作文君徵明出以示予予謂公之精忠大節焯焯天地間固無庸贊歎念公時在縲絏動止當

不自由其感慨不平之氣發之詩可也而字畫精妙雖
帋墨之微亦皆不苟何從容如是豈公之賢能使蒙古
待之以禮耶無亦公之所養有定力故臨難如平時不
少動于中耶然則公之大節不待柴市而後知也觀于
此詩亦可以知之矣今去公且三百年片紙遺墨人傳
寶之又况其後之人乎又况徵明之賢不賈其世者乎
雖然忠義所在自當有神物護持之

跋宋著作王蘋襃勑

宋高宗建炎四年以范沖直史館重修神哲兩朝實錄王先生蘋寔預焉方章蔡得志追貶宰臣司馬光以下上誣及宣仁自謂傳信萬世矣高宗當戎馬閒慼隆祐之言汲汲為此舉又得人如沖與先生者焉此朱墨史所為作也而萬世之公論始定雖然後世史家不公是非混淆不猒宣仁也又安得先生輩正之

書王德文公攄後

古者遣將軍功爵賞皆決于外不從中覆觀此則宋制

猶爾耶史稱善湘為宰相史彌遠姻家奏請無阻故能成功然當時幕下戰伐有如范葵經理有如德文則其克有成功亦豈偶然哉唯顒為德文裔孫出其公擬見示故題其上

題魏鶴山杜範李心傳手札

了翁在理宗朝與真德秀齊名皆深於理學以直道不為時宰所容杜李二公亦皆一時名臣則其手札為世所重非但以其字畫之工以其賢也按理宗嘉熙二年

以李心傳為秘書少監史館修撰心傳有史才通故實弟道傳尤明河洛之學性傳位至同知樞密院事淳祐五年以杜範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範抗言時政無有所隱初為殿中侍御史劾奏鄭清之李鳴復其後不冐與鳴復共政卒辟位去其為人如此

跋宋理宗賜鄭清之御筆詩王唯顒家藏

右宋理宗誕節賜鄭丞相詩吳文定公鑒定為清之詳且審矣按宋史理宗開禧元年正月癸亥每正月五日

為天基聖節紫宸殿上壽集英殿大宴又青陽閭動其左驗之明者其為清之無疑清之預史彌遠廢立之謀駸駸遂秉鈞軸理宗恩數無亦德其立己之功而豈為社稷計耶然清之為相亦有可觀者端平初召用正人時謂小元祐清之有力焉至其汲引徐清叟排根程公許其功過亦足相當予歎病其初進之不以正耳史謂清之墮名於再相恐不猒再相而已使理宗移待清之之恩以待天下之賢如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輩相業

寧止是乎

跋王唯顒家藏宋世登仕郎牒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高宗內禪此牒九月行則孝宗朝也葢紹興已受禪之後隆興未改元之前是年詔中外直言時政得失再相張浚收召胡銓王十朋周瑤皆孝宗初政之尤善者因附書之惜前後殘缺不可考見牒者主名然亦足為王氏故物矣

題蓬軒類紀

故友刑部正郎黄君諱暐字日昇為人儁發有奇氣少攻舉業名擅一時然未甚該洽及筮仕乃始汎觀博取雖稗官小説街談巷議經於耳而徹於心每廣座中持論梗梗若懸河霏屑聽者皆竦而莫測其端及得所著蓬軒類紀凡若干卷上自國家勲德下及閭閻委巷方技滑稽災祥神怪可喜可愕罔不具焉乃知其學有自也燕閒所紀雖若不能無猥瑣或涉怪異然皆得於耳目之所接父老之所傳縉紳之所述非無徵也況崇正

黜邪之意亦往往寓乎其間他日觀民風者采之安知國史不有取乎或曰所載多吳事正可以補郡乘之缺

題趙子昂蘭亭十三帖

近世以書名家者唯松雪翁最得二王筆法幾所謂未達一間者法二王真蹟元世上不多見觀翁得定武蘭亭喜不自制如此使見昭陵真本又當何如其書法亦當遂逼真耶蘭亭本真贗前人之鑒不遺餘力矣余復何言

鮮于伯機草書千文

智永千文號得羲獻家傳心法學草書者必由是入始不失古人矩矱困學此卷其為初學發者耶亦得永禪師筆法者耶蔡中郎不可見矣得見虎賁氏亦可矣

跋古本九經

九經古註宋淳熙眉州李監刊林屋山人俞石澗家藏舊物也今歸子容子容亦家林屋豈其有數耶試以今本校之則宋儒之去取因革繁簡精麁亦皆可考而知

毋徒玩其古而已

跋黄山谷草書墨跡

山谷書太白秋浦詩筆法頗不類故常或疑非真跡此不知書故也公嘗自評元祐間書筆意癡鈍用筆多不到晚入峽見長年盪槳乃悟筆法又云紹聖甲戌在黄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則晚年之筆與少時固異矣安得以故我求之其間筆陣所至猛氣軼出常度然不害其為神駿也觀其自叙因錢穆父之言而改度湔祓舊

習且云摩圍閤中固知為晩年筆矣

題顧閎中六逸圖舊題為淵明孝先畢卓馬融阮咸闕予為辨之如左

閎中寫六人像皆取其曠逸而淵明非其倫也露卧者其劉伯倫乎所謂枕麯藉糟吹篴者其桓伊乎所謂卧吹三弄題以為孝先馬融非其時矣缺題者其嵇叔夜乎所謂目送歸鴻妄意如此惜不及與石田評之

題石勒問道圖

彼邊人者亦嘗侈然自帝天下矣乃於一老沙彌前嫛

夔鞠躬執弟子禮彼佛之說固能動人而佛圖澄又捷出神恠故耶吾不知當時勒所問者何道澄所告者何說使勒能執此理於吾孔孟之前必將告之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用夏以變夷豈彼所謂最上一乘者乎孟子云今之諸侯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若勒可謂好臣其所受教矣而施之澄此吾儒之所歎也

題張長史郎官廳壁記

張長史人知其草聖之神逸也孰知楷法之嚴如是東

坡云自古未有不善正書而工於草者山谷云郎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草聖度越諸家無轍跡可尋

跋張長史草書

東坡論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意態自足山谷論長史性雖顛逸字字入法度懷素工於瘦長史工於肥瘦勁易能肥勁難工持二公之說以勘是帖有若符契顛而法肥而勁放而意足其為長史真跡無疑況又

有君謨之私印可証乎其間多屋漏痕筆法識者當自知之

書王安道登華山圖

始余讀溯洄集知安道之深於醫不知其能詩也及脩蘇州誌知其能詩不知其又工於文又工於畫也觀此圖文詞繪事皆絶人遠甚而名不甚著何哉於乎華山之勝奇矣惜吾不獲從斯人遊然得此圖時閲一過亦可神遊於其間矣

恭題巡撫南畿李司空四世誥命圖

孟子云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臣伏覩李之先在宣宗朝則臣觀自单縣教諭解官就封給事中臣蕃自給事中進秩徵仕郎在武宗朝又進通議大夫副都御史臣吉安自華陽府教授亦進通議大夫右都御史而皆及其室人三世文行為時聞人而皆位不滿德委祉儲祥歸成于今尚書臣充嗣懋膺簡命入持邦憲出分主憂德惠敷施政平盜息伏念兩

朝奎章宸翰祗承敷賁夙夜不敢怠將刻之琬琰以焜煌于後人屬臣鏊識其後臣鏊何敢贅一詞以賛日月之末光書有之古我先王曁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世選爾勞余不掩爾善敢以為先朝頌詩有之於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又以為臣宄嗣頌云某月某日臣鏊拜題

震澤集卷三十五

震澤集卷三十六

明 王鏊 撰

書

與人論攝生書

有自城來者言足下遇異人得長生之術僕始而喜既而疑竊為足下不取也方士之術愚不能知而所知者古今之常道夫人有生必有死猶日有晝必有夜事之固然者

也今學者所共尊而推為聖者必曰堯舜周孔堯舜周孔今安在耶假而以聖人不為異術順受其正則安期羡門鍾吕之屬見神於前者今安在耶意其竊陰陽之氣獨得須臾無死要之久也亦必散焉日生於旦死於夜月生於朔死於晦陽生則陰死陰生則陽死而元會數盡則天地亦不免於死安有自開闢以來聖者死仙者死造化亦死而吾獨欲立於不死之地耶夫神仙之説始於誰乎自老子有谷神不死之説屈子有一氣孔神之説燕昭漢武始

崇虛尚而海上迂怪之士爭扼腕而言神仙日思脫躧以事飛昇飛昇之說卒無驗也則變為服食之說服食之說卒無驗也則變為金丹之說至於服金丹死者往往而是也則又變為今說今之說以為不假金石草木皆反於身而得之則其說益玄而其效益茫且遠矣又有所謂房中補益則其術益下夫人之死出於衽席者八九而術者乃欲以此蘄不死乃得速死於戲吾見多矣往予居京師見薦紳往往有談此術者未始不竊歎

人心之無厭也方其未遇日誦書史拒彼甚堅一旦名已遂志已滿而所懼者唯死也於是方士因其懼心而入之聽其言洋洋乎真若可以淩倒影而遐觀於是姑為其所不可為以覬得其所不可得問之則動以朱子為解自朱子有刀圭入口白日羽翰之說故術者必以此藉口而為吾儒者亦以此自解嗟夫自吾徒讀聖賢書所學者儒所談者儒而不免惑此則又安得以責夫秦皇漢武之為耶自昔事服食而敗者多矣前者敗後

者進或告以往事則曰彼不得其術也我則得之從其
學者曰彼不得其師也我則得之及其後也亦無異焉
昔陳希夷之告宋琪不過勉以勤修政事假如今遇希
夷則所以告足下不過政事而今之人開口說仙彼而
能仙曷不高飛遠引超出人世縱不能然亦當清淨自
守以求其所謂鉛汞者而何暇犇走權勢糊其口於四
方耶仙之有無不可知即使有也亦不肯遇人而言言
者決非有有者決不言也或曰彼亦未敢自謂能仙但

以延年損疾耳若是則有之然人之疾多起於風寒暑濕喜怒勞佚之際能於是謹之則疾安從生且攝生之法吾儒自有之中庸之慎獨則坐忘之法也軻書之夜氣則伏氣之法也論語之失飪不時不食則服食之法也何待於彼耶況為此者類非端士愚者且不信況明者乎庶民且不為況有位者乎今足下出宰百里語默動作人所屬視喜怒威權人所竊弄從事奇衺恐有害於德黃緣請託恐有害於政謗言流聞恐有害於名如

前所陳又恐有害於身也愚聞之方人之篤於所信雖舉天下之口以辨馬亦有以自解況如僕者乎然谷永諫成帝疏柳宗元報李睦州書韓退之之誌李于歐陽永叔之序黄庭經其文具在也試取而讀之則無待於予言矣

復王巡撫 三原

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愛君之心有致君之術有告君之體有格君之誠是四者古人所難也今乃得之頃者奸

人竊弄威福播惡東南中外有心者憂有口者議然無一人敢當其前歎誘曰時不可言也閣下奮然起排其奸章疏累數千言不詭不激聞之者生氣讀之者醉心數月之間皐人果得回九重之聽快四海之心乃知天下無不可言之時無不可為之事顧所以自處者有未至耳自非力量之弘忠憤之激而真誠之積德望之隆所以感於未言之前固未易及此也某承乏史館嘗慨古人卓絶之行不可復見豈意乃今見之近者又聞命

所司決長洲諸防六十餘處白茆諸港相繼而開所以經國賦立民命者他日信史不止一書而已也某素辱知愛且東南之福某與有焉故敢書以為賀

復尹太宰

鏊方幼學則幸聞名於將命者顧未嘗得望履約於門其後見錄有司入試大廷愚不識忌諱奏其猖狂之說當道者欲擯斥之獨公奮然不顧謂其辭雖狂其心何辠是以卒寘之一甲雖公之為此非有私於鏊而鏊之

懷德有不能忘者區區之私欲一布之左右為日久矣方公秉樞要進退百官天下之士爭欲望拜光塵使鑿於是時而言則亦無以自别於衆及公被萋菲孫碩膚而東天下爭惜之而鑿之惜尤深又以官非言路耿耿之懷欲吐復納夫有所嫌則不言有所畏則不言是區區懷德之私終無以自達於左右雖盛德雅度不自為功而不腆之言亦不能裨萬分之一而終欲一言之者亦欲公之知鑿默默二十年非若木石之無知而已也

今公優游林泉如裴晉公之在緑野堂司馬公之在獨樂園雖無心於天下而天下之心終不能釋且台候康嘉百福攸集既為天下喜又私以自賀也故敢進其說如此唯諒察之

與韓尚書

僕受性愚戇與世寡諧立朝三十餘年不妄交人人亦無肯與交其號相知者纔三四人焉耳及官銓曹獲與執事為寮引分推誠固有疑貳磨礲浸灌懇懇勤勤義

契相孚有逾同氣端居自念誠不意晚年何幸之深得友於君子也而以為慶斷金之交恃以終老豈謂一朝變作遂至乖睽嗟乎事變倉卒衆皆愕眙世之君子各務自全莫肯相援甚者推咎于人以自解其誠不佞憤不自制忘身直前而力寡謀淺不能少裨萬分之一心竊媿之蓋起事之初志同許國則禍患之至義無猒殊而當事之人莫究本末榮辱頓殊此其所以惓惓而不能舍雖公之心未嘗有望於僕僕之心終不能無媿于

公是心也公知之僕知之不敢以告人今幸權奸摧伏公道昭宣而海内老成零落殆盡唯公長庚曉月歟殿諸公豈弟君子實神明之所扶持謂天無意不可也公之完名高節既已昭晰天下而且有光于無窮視彼所得孰多耶則公端居歟處亦或不能無念于予也是心也其知之公知之特以告公而已今公養高林下某亦抱拙山中思欲千里命駕而出門有礙其為悒悒胡有窮已令子官嘉興間得相接獲承動止深以為慰衰病

不能一詷起居而兩獲手書埀問推奬過當非所克堪南北邈絶晤語無階唯勞引領伏兾為道自愛以副惓惓之私不宣

復謝閣老書

春初詩狂手教副以土宜而因循至今莫克裁謝媿臯媿臯吳越相望甚邇而聚首無緣歐趙高風信有未易企及者耶近聞颶風陡作海濵之人多被其災高居近海雖盛德君子神明擁護其亦不能無少警動于僕御

者乎未由犇視有懷無已人便輙奉承動靜萬萬自愛不宣

與林都憲待用書

往在京師畧見顔色旋聞抗疏言人所不敢言天怒不測中外危之而怡然就獄不沮不撓若此奇節非獨人所難繼謂公亦不可再試矣逆瑾伏誅又得疏文危言正色不替於前讀之洞心駭目不覺降歎所謂男子要為天下奇非為奇也自人望之見其奇耳自媿孱弱不

敢求知於公且謂公亦無自而知我也豈意古靈薦藁
玷名其中且恐且媿莫知所由伏念僕於執事曾無一
日之雅而心恒嚮之在銓曹在内閣何嘗一日忘焉而
輙沮於讒邪之口兹亦未敢聞于公知公曾不以此望
于我也祁奚叔向謂兩得之公之心其亦然耶僕今待
盡丘園公亦且倦游矣此心恫恫恐終無以自達近讀
西征録既偉其節又偉其辭此尹師魯之所願同皇甫
規恥于不預者也故敢輙薦其所以舊和高韻二首因

附往讀之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不宣

與陸冢宰書

得邸報知已正位冢宰甚盛甚盛銓曹自昔所重入國朝尤重而南士居之者頗鮮若吾蘇則自昔無之而始見于今也可不謂盛乎然斯地也居之難稱之又難以三原公之賢衆不謂善蓋望之者過厚焉耳今之時又非三原之時廉恥道喪貪濁肆行執事知其所以然乎亦上之人啓之耳居其位者可無斡旋之術乎抑奔競

黠貪殘崇名節奬恬退久任使此其術也勿謂時難為此而不為將誰為矣然又有一焉自昔北人得志每擯乎南南人得志亦稍效尤數年来遂成南北之黨願公勿似之前輩謂天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吾何心焉公必不然漫及之耳僕自伏林下於當道未嘗敢以書先而於知舊則有不當然者况屢承問及則區區之愚亦不得默默而已也

復邵尚書書

伏承不遺猥示高製意若欲使某為之評者愚於諸經讀之未熟歷代史尤多遺忘恒自病其記識之弗强也則於高議又安能窺其涯涘之淺深三復之餘但知畏之而已敬之而已頃馬山居無所用心偶書所見亦欲錄一通就正未敢出而亦不能終隱惟訂其訛耘其穢是所望於知已也

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古者什一而稅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和平而頌聲

作後世未能遽行也然亦當稍做其意使法較然畫一而可守今天下財賦多出吳中吳中稅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請備言之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稅一畝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收蓋幾於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遠而一坵之內只尺之間或為官或為民輕重懸絕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偽以官為民富者利粮之

輕甘受其偽而不疑久之民田多歸於豪右官田多留於貧窮貧者不能供則散之四方以逃其税税無所出則攤之里甲故貧窮多流里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於困又有奸民以熟作荒歲以為例謂之積荒板荒馬役義冢之類悉攤之於衆此加耗之所以日重者也又官民之田舊不過十餘則近則乃至千餘自巧歷者不能筭唯奸民積年出没其中輕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税寄之官官謂之詭寄或分散於各户謂之飛寄有司拱

手聽其所為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於則數之細碎故也田之稅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者大率以田為定田多為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無田又輕亦不計其資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務逐末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戶解軍須顏料納之內府者也曰斗庫供應往來使客及有司之營辦者也曰糧長督一區之稅輸之官者也顏料之入內府亦不為多而出納之際百方艱阻以百作十

以十作一折閲之數不免出倍稱之息稱貸于京以歸則賣産以償此民之重困者一也使客往來厨傳不絶其久留地方者日有薪炭鮭菜膏油之供加以餽送之資游宴之費罔不取給此民之重困者二也自前代無所謂糧長者我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殷實有行義之家以民管民最為良法昔之為是役者未見其患頃者朝廷之征求既多有司之侵牟滋甚舊惟督糧而已近又使之運於京糧長不能自行奸民代之行多有

侵牟京倉艱阻亦且百方又不免稱貸以歸不特此也貪官人從而侵牟之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則取之往来應借則取之而又有常例之輸公堂之刻火耗之刻官之百需多取於長長又安能不多取於民及逋租積負官吏督責如火則拆屋伐木鬻田鬻子女竟不免死於搒掠之下此民之重困者三也三役之重皆起於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則百家破故貧者皆棄其田以轉從而富者盡賣其田以避役近年吳下

田賤而無所售荒而無人耕職此之故也夫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今田既出重租又併庸調而歸之此民之所以輕棄其田者也古之為政者驅末作歸之田今之為政驅農民而歸之末作使民盡歸末作則國之賦稅將安出哉時值年豐小民猶且不給一遇水旱則流離被道餓殍塞川甚可憫也惟朝廷軫念民窮亦嘗蠲免荒數冀以寛之而有司不奉德音或因之為利故有賣荒送荒之說以是荒數多歸於豪右而

小民不獲沾惠於乎民之患極矣有仁心者忍坐視而不思所以拯之而拯之實難鑿日夜思惟莫知所以為計孟子有言盍亦反其本矣意者今日之弊亦當先端其本乎使官田無大半之税内府無出納之艱有司無侵刻之擾則諸弊可一掃去而民有息肩之所然官田之税國有定法未敢輕議昔宣宗皇帝亦嘗勑減其數因是再損削細碎之數併為一二則或四五則或如舊例十一則其亦可乎出納之艱則在明主加之意時察

之而重為之禁貪官之弊則撫巡之責而乃使之晏然在位或幸而見黜又晏然捆載而歸曾不究其贓如此後何所懲而不為乎於乎三者之弊及今治之猶可不然民日以困田日以蕪國家之財賦日以益缺數十載之後吾未知其所税駕也

與李司空論均徭賦

鏊居鄉數年見民間甚苦均徭富者或至毀家貧者多至賣田鬻産伐樹繼以逃亡前此未有也訪其故起於

吳縣尹鄭軾軾良吏也輕變舊法貽禍至今盖舊法計里不計戶姑以長吳二縣論之二縣共一千二百五十二里歲額共一千一百五十五役里分役數大畧相當即有參差自可隨宜消息每里共當一役雖有重費十戶共之不為甚苦人戶貧富里長素諳畧為重輕人亦能堪自軾為縣謂里長不能無弊也悉召人戶至縣人人面審家家着役役少人多則儲為公用謂之餘剩均徭軾之為此亦甚均也繼其職者不能如軾多因之為

利人人面審恣意酷派一戶有至百餘兩者嚴刑痛箠敢有不承其餘細役似不為重而交納之際百方艱阻多至一倍二倍三五倍者有之民吞聲而不敢言所謂餘剩者竟不知何在故民間爭言舊法之便舊法似疎而民悅均其利於下也今法似密而民怨專其利於上也以愚計之役之大者莫若解戶斗庫之類宜別為一項推上戶有名衆所知者當之而下下戶特為優免其餘一甲止當一役按里可定不必人人面審騷動一縣

蓋而審之際不免詢人人恐重役多方行賄詢之糧塘則賄糧塘詢之里老則賄里老無所不詢則無所不賄故有以富為貧以貧為富有司又從而高下其手名曰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也曷若舊法不詢而自均乎或言舊法善矣官府之用不足如之何曰此自為役法耳非為財用設也賦之與役不相涉入如有公用贓罰之類尚多有之必不得已與其豫儲均徭不若别為科派科派多及富右不及貧下也執事體國愛民之心至矣近

效一得之愚亦不自知其可用與否而公以為必可行復詢遠謀足利永世者於此見公之心何如也民間利害未能悉舉而徭役實其大者顧公不惑羣議斷而行之符下州縣照里定役一年足一年之用更不許僉餘剩若有餘剩即同贓論如此數十年之害一旦除去吴下人人歡呼相慶不特此也田無重役民皆務本不至輕棄其田而逃亡是本末均利矣然須刋定大榜昭示遠近永為定例不然公去吴之後貪官污吏又將如前

之為吳人之弊吾未知所税駕也近考蘇州誌文襄役法一里出銀一兩其輕如此其後知府汪虎變為前例當時尚以為重不知今日流弊至於此極也今役額頗增若倣文襄之法雖一里十兩亦甚輕且均也執事以為何如

復巡撫李司空

九重遣使存問丘園今昔人臣之所罕遇而執事餘光之所及也媿荷媿荷治水功完又聞有均田之舉此吳

下無窮之利也百餘年来誰敢議及此者仰羡不已然流俗易揺大家勢族尤多不便故多紛紛之議亦願俯順羣情上下安之此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之意也如僕之愚亦望少為增損官民不相涉入既已得之尤願民田仍為二則官田為三則四則輕者增之不至太多則不怨重者得少減分數亦喜出望外矣如是定為五六則削去竒零細碎之數易於查考吏胥無緣為奸若山蕩歲入望仍其舊為宜稍增則民難堪矣古者弛山

澤之利拖以與民況增其税乎如數不足請查積荒板荒坍湖之數補之蓋三者類多欺隱攤其税於衆其損衆利己亦已久矣此最不可容者也狂瞽之見不敢不盡亦忠於執事之職分也旌旆何時入城與衆議之

又

僕久伏林下衰病亟隤功名之念灰冷閣下不以其愚不肖乃以其名上塵九重聞之惴恐累日自媿虛薄中亦何有而屢玷古靈之疏詩有之老去師丹多忘事少

年之武不如人僕誠似之終不堪當世用矣不敢謝亦不敢忘也近不自揆輙陳吳中利害顧未知閤下察否也及賜教督不以其言為迂且將行之為善後經久之計尤見不自滿假察納邇言且復下詢永世遠謀僕居山林備見民間疾苦欲陳之而無路幸值閤下有可行之位有能行之才何惜不少竭涓埃以裨海嶽惟公其為民建無窮之基亦且有無窮之問文襄不得專美於前矣

復邵二泉書

伏覩清朝更化特起老成此正君子彙進之時也素守雖不可奪而詔旨不可屢違鼇竊為公思之南畿去家不遠而太夫人聞已勿藥茲奉以之官則高義不失而官事亦不廢似兩得之方欲以此意奉問示疏稿讀之詞情懇至乃不知所以為心雖然此奏未上望更思而處之已上恐亦未得俞旨亦當勉副九重側席之意是孝之大者也病暑忽忽作報言不盡意

與王都憲懋中書

某久伏草野無復當世之才亦無復當世之志往年得邸報乃若以不肖之名玷古靈之槁非釜之所宜蒙也而執事之意則厚矣讀之茫然不知何以得察於左右久之頗憶於同年故諭德景元座上若有半面之識而亦不甚了了滋自愧也抑又喜焉喜其不涉於朋比之私耳雖祁大夫之舉不期叔向之知而區區之私每深鄉往顧修敬無階焉耳邇逆藩造亂又聞仗帥義旋以

濟王師克成膚公還任臺端亦無咫尺之牘達於左右是果忘之邪其亦叔向不見祁大夫之意乎使過吳中復承存問乃知高義終不遐遺於是缺焉不一報則幾於忘之矣故自疏所以如此𦍒執事之察之也方今聖明更化羣賢戮力共致太平執事際可為之時其益殫忠赤佐成一代之盛是亦僕之所以為報也若僕之踈拙自甘老於林下矣

復邵二泉書

虛薄謬承誤恩特遣使臣存問于家切深慙懼若無以容又辱不遠腆儀惠及是重其慙也重其過也得與見素唱和高篇讀之但覺興寄高妙殆難措手少閒當勉課以呈但恐郢人白雪難為和耳

與某書

某卧病丘園甘與草木同朽腐忽逢聖世特遣行人下賁且感且媿具疏謝恩復蒙蔭一子為近侍此實曠蕩之恩人臣之所罕遇也自非密勿之臣推恩何以至此

感德無量但自念立朝三十餘年曾無絲髮之補叨忝
恩數過多恐於公議不允故敢具疏辭免伏惟照察下
悃至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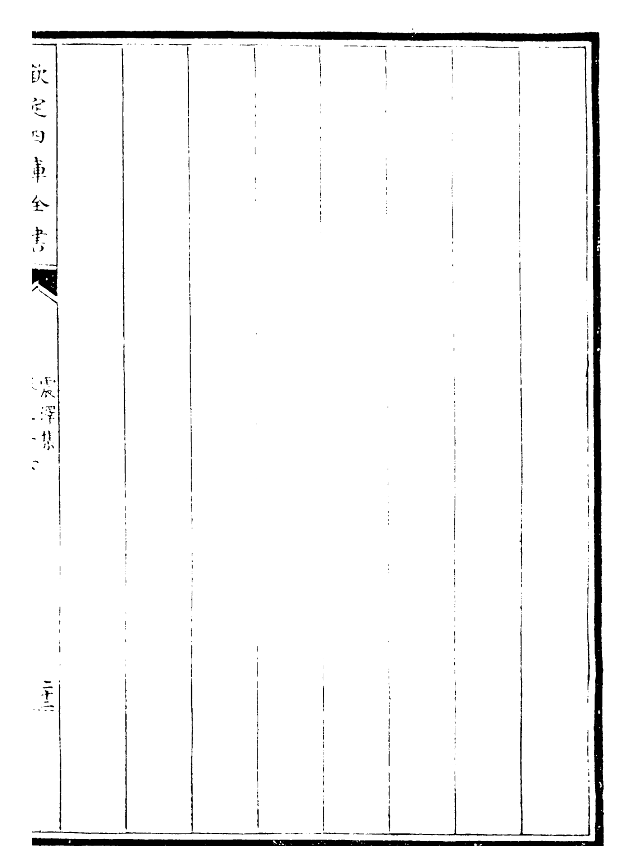
復邵二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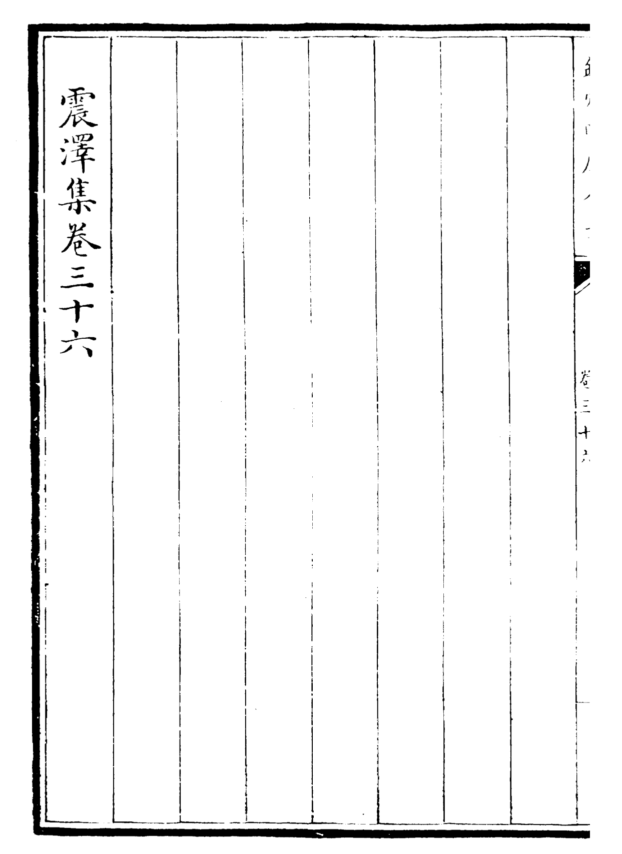
僕今春歸自京口即還故山久不及問訊而承孝履如
宜甚慰甚慰華生来辱手誨且以墓文見屬此意甚厚
而不敢承何也先夫人之德與節前既為之碑復綴以
蕪陋之辭不能增益盛德之光而徒起人之厭雖来諭

諄切有王仲舒故事然昌黎海也變化百出讀者不覺其複如襪線之才止此矣雖勉竭駑鈍無以復進敢固辭之而華生不諒則又語之曰僕非介然為高者山澤之人猝然有求亦嘗為之况世之名公欲昭前人之德不以屬之燕許之筆而以屬不腆豈可固辭但如前所陳是以聞命而不敢也華生終不見諒則亦無如之何矣黽俛從之而猶望於察若厚幣則終不敢聞命也亦望重察之

與林見素書

比趨召過吳事嚴程峻駐節近郊必傒一見服此高情何能已已往在京師略見顔色自後乖隔三十餘年南北相望欽想風節稜稜巉聳迨兹披接容貌詞氣充然粹然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者耶非特風節之高而已神交千里之外心醉一日之間所得多矣自古欲治之主不世出老臣許國固無俟區區之贊也惟倍萬為國自愛以副海内之心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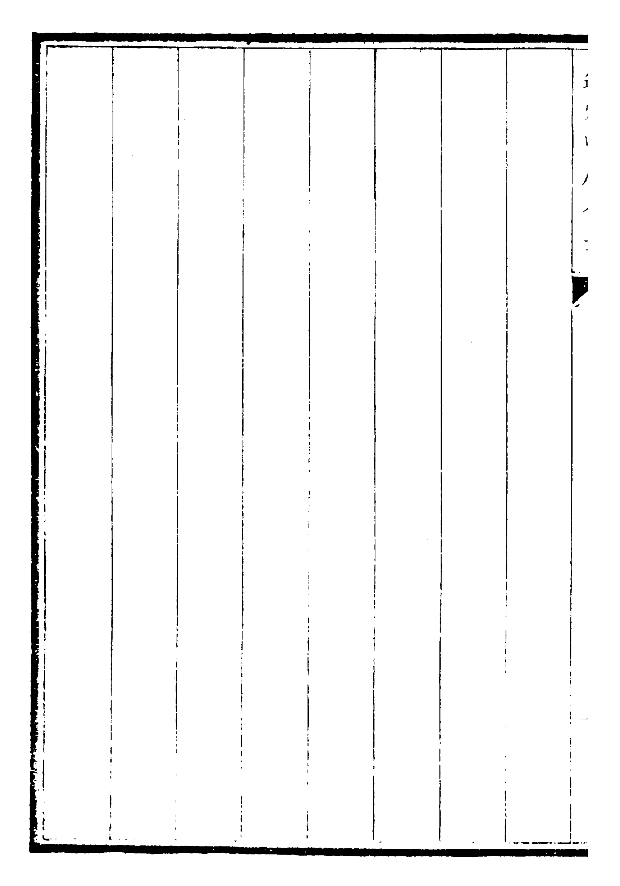



震澤集卷三十六

卷三十六

謹案卷三十五第十四頁後二行巴延舊作伯顔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椿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